
Title	Wo ren shi de liang rong ping lao shi
Author(s)	Chia Wei Khuan
Source	<i>Yan huang wen hua</i> , 2011(13), 9-14
Published by	Yanhuang Culture Society (Singapore)

This document may be used for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purpose only. This document or any part of it may not be duplicated and/or distributed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我认识的梁荣平老师

文：蔡慧琨

（《炎黄文化》第13期，2011年6月。）

2011年4月13日早上不幸传来梁荣平老师病逝的噩耗。梁老师是本地知名作曲家、指挥兼资深音乐教育工作者。他是1959年星市音乐会的发起人、创会者、多年的会务领导、属下星市合唱团、乐队的音乐指导、指挥，五十年如一日，见证了星市音乐会的成长岁月。1959年他便在国立教育学院（前师资训练学院、教育学院）任教，一直到1989年决定提前离开岗位，前后三十年，培育了不少音乐师资。梁老师是一位默默付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对新加坡音乐贡献良多的导师。

初遇梁荣平于星市

凡是在星市合唱团唱过歌的朋友，没有不认识梁荣平老师的。我第一次遇见他，就在这个合唱团。回想1970年1月，我正在等待高中会考成绩放榜，读到报上星市招收音乐训练班的讯息，便到当时位于上海路的星市会所报名，开始为期三个月，每周一小时基本乐理和一小时基本声乐的训练班。

说实话，我在报读训练班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门外汉，只是偏爱文艺歌曲，会唱几首电台常播放的熟悉曲目罢了。所以，音乐训练班的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从零开始的音乐学习历程。在训练班导师黄荣祥和蓝展胜两位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对音乐有全新的体会与认识。训练班结业时，学员可参加试音，加入星市合唱团。但我的音乐学习刚刚起步，不敢贸然尝试。于是再投入另三个月的延续班，并有缘在陈仰安老师的声乐班受教。课程很快又到了尾声，黄老师除了给大家提供试音的点子，还笑言负责试音的是梁荣平老师，说他不苟言笑、态度严肃，害得大家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试音。

试音当天是在星市位于里峇峇里路的‘新会所’，一座搬空的大货仓。一开始先来一段视唱，接着是听音测试，最后再来一首独唱。诚如黄老师所说的，梁老师在试音过程给我的印象是，神情严肃、话不多说，本来就空荡的大货仓里的空气突然都凝结了。所幸我顺利通过测试被录取。

成为星市团员的第一个排练项目，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一个合唱乐章《欢乐颂》。这是一场纪念贝多芬200周年冥诞的音乐会，也是本地第一次演唱这个大型作品，结集了星市合唱团、青年团等，共超过120人，梁老师的排练风格就像我试音时一样，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由于这次演出动员这么多唱员，我只能说我有有点像“沧海一粟”，我认识梁老师，他不认识我。《欢乐颂》演出后不久，星市又因为会所租约的问题，转移到位于中峇鲁的成保小学练唱。

亦师亦友的梁荣平

我和梁荣平老师渐渐熟络是在星市借用成保小学排练那段日子。那时有不少演出需要舞台布景，每逢周末和公共假期，或排练前后，我和好几位团友都积极投入布景的设计与制作。梁老师不但加入我们的工作，也经常和我们工余到附近进餐。和他多接触后，觉得他也是性情中人，与常人一样平易近人，不需敬而远之。

星市在成保小学的几年，也是我音乐学习的转捩点。为了提高团员整体的音乐水平，梁老师倡议成立内部小提琴班。我从小对小提琴音乐特别钟爱，只是没机缘也没经济条件学习。小提琴班的成立圆了我多年想学习小提琴的梦。虽然我最后在提琴方面没有什么辉煌的成绩，却也先后向曾耀成、扬成、和满成三兄弟上课，开拓了不同的音乐视野，强化了我的音乐感、视谱能力等。差

不多同个时候，星市来了一位受英文教育且音乐资历不错的新女团员。作为传统华文合唱团，这是星市相当另类的团员。因此，有些人说她是冲着梁老师而来。这一点也不稀奇，梁老师一生，对他有仰慕之情的异性应该不少，可惜他终生不娶。无论如何，这名团员给星市注入不同的气息，她十分积极的组织小组，帮助年轻团员练唱，提供声乐指导。不少年纪和我相仿的团员，每个周末都相聚练唱。恰逢星市举行内部团员观摩，小组的成员都被推出去表演。我就在这情况下，在众人面前呈献了我的独唱曲。不久竟被安排在星市常年音乐会中领唱由弦乐队伴奏长篇合唱曲《渔民娶新娘》。演出时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原因是第一次负起这样的音乐任务，兴奋是因为在乐队伴奏下演唱的感觉真的很奇妙。之后又在星市的校际巡回音乐会里独唱。这一切当然得感谢梁先生给我机会。

1975年我终于萌生拜师学声乐的念头，请梁老师推荐声乐老师。他毫不犹豫的指名杨冬春老师。就这样，我成杨老师门下的学生，一直到1979年她离开本地回台湾为止。这四年的学习生涯，声乐上我深受杨老师的教诲，其他如考级伴奏、听音练耳、乐理等等，则多得梁先生给我从旁协助与指点。1970年代电台经常播放本地歌手录制的文艺歌曲节目，导播梁佩冰女士偶尔会请杨老师推荐学生到电台录制这节目。我每每凑足了五、六首歌后，便去录制一个约十五分钟的节目。前后录制了几次已没印象，但多是梁老师伴奏的，整个过程从选歌、学歌、排练到录音是一个十分可贵且难得的学习经验。

1975年，当时的国家剧场信托局和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曾积极推广一个《我们的歌》的计划。在1979年，这两个机构和新加坡写作人合作，邀请作曲家为选定的歌词谱曲，再请演唱者以发表会方式呈献给听众。我有幸于1980年唱了梁先生的作品：《快把这地球扫一扫》和《伞内的春天》。

以上这些激发了我对音乐学习的热忱，1980年8月，我做了人生一个重大的决定，踏上留学美国音乐学习之路。老实说，从1970年参加星市音乐训练班，到后来拜师学艺，从非正式追求个人的音乐爱好到出国留学，这一切完全没有经过刻意的安排或设定，影响我最深的莫过梁荣平老师。

我与梁荣平同事

一晃五年，我学成归来回到教育部复职，调派到音乐课程组负责推广一个以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Kodaly)教学法为核心的小学音乐课程。不久，国立教育学院招聘音乐讲师，我在1987年顺利受聘，成为梁先生的同事，也让我亲身目睹梁老师在音乐教育工作上的贡献。

新加坡学校师资的培训体系奠基于1950年，从成立师资训练学院开始，后改名为教育学院，现为国立教育学院，附属南洋理工大学。师资训练学院成立时的师资基本上是网罗了当时学校里教学出色的教师。梁老师最初是一名小学教师，1955年获奖学金赴英国学音乐，1959年学成后加入师资训练学院的音乐系。间中，除了在1966年至1967到法国随布兰捷(Boulangier)学习，以及1975年至1977年到英国修读音乐教育硕士学位，从没离开过这个岗位。我早年曾听一些音乐教师朋友说，学员在教学实习时，知道梁老师前来视学，都不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认为从梁老师身上学到许许多多宝贵的知识，获益匪浅。可见他教学非常严谨，对学员要求很高。

作为他的同事以及晚辈，我看到和体会得更多。其实，在教学上，除了秉持一路来的严谨作风外，梁老师也有他风趣幽默的一面，偶尔在音乐排练中，或课堂教学里给学生讲一个冷笑话式的回馈，不只让大家放松心情学习，且能激励学生学习的热忱。只要学生愿意受教，他会不吝指导。此外，在待人处世方面，梁老师十分平易近人，和同事融洽相处，完全没有架子，很得同事们的尊敬。

1989年中，传出了他将在年终提前退休的消息，令我不免感到有点惊讶，也有点失落。经过进一步的了解，知道这其实已酝酿了一阵子。梁老师本来打算在1986年达55岁就退休，可惜学院当局以未有人接手为由婉拒了。这让人不由的想起早在1983年，我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曾接到梁老师来信，信中问及我是否有兴趣从教育部借调到教育学院执教，后来因为我想继续深造而作罢。所以，1986年的招聘活动，竟是他提前退休的前奏。难怪我加入教育学院后，他便引领我“接收”他的一些教学工作，包括学院合唱团、中小学音乐培训课程等。老实说，梁老师留下的“鞋子”太大了，我没敢穿，也克隆不了。后来多亏学院让我有机会再出国进修，才稍觉在教学上不致误人子弟。

退休后的梁荣平

梁荣平老师一生身兼作曲，音乐教育和指挥这三项工作，而且都做得很好。如果真的三者只择其一，我看非作曲莫属。

梁老师曾对我说，他在教育学院执教三十年，他很珍惜他有这样一份能结合音乐与教学为一体的工作。这份工作的薪水虽然不是很丰厚，却提供了他退休后足够的经济保障。这一来，他就能全情投入他的最爱——作曲。这就是他想提前退休的原因，虽然最后比他原先的计划迟了几年。

他也提及他在任时曾经有人说他利用工作时间作曲或编曲，假公济私。为了避嫌，他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美术与音乐教育系主任，澄清他只在工余从事这类工作。我认识梁老师这许多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回想我在学院和他同事时，办公室刚好在他隔壁，间隔只有一道薄薄的三夹板。在那资讯不是很发达的时代，两人共用一个电话，不论来电谈公事或私事，即使不想听，也传入耳中。我很确定的是，梁先生是一名公私分明的人。

退休后，他继续每周例常到星市合唱团排练，策划与指挥音乐会，一直到最近几年健康大不如前为止。除此以外，他也担任新加坡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也以自由身的方式，接受委托写曲或编曲。

庆幸的是，梁荣平老师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1990年代学会用音乐电脑软件作曲和编曲。更重要的是，他把之前大量的手稿尽量的存档后并把其中一部分合唱曲自费出版。说来也有点讽刺，出版这些合唱曲充其量只起了推广合唱的作用，对作为一个全职作曲家来说，没带给他什么经济效益。偶尔有些本地的业余、或学校合唱团因为要演唱他的作品会向他订购，他通常是把这些合唱曲与音乐爱好者分享。记得有一次梁老师还是南洋理工大学的艺术顾问时，到学院找我，特地把他出版的作品送我，令我兴奋之余，也羞愧不已。他也坦言，出版这些作品，确实卖不了钱，但珍爱它的会把它当宝，不然就是当草。这或许也点出本地从事艺术工作者所面对的矛盾。

随着年纪渐大，梁老师的健康开始出现状况。他曾因血压、心跳不规律等现象进出医院。后来又出现听觉失聪、血糖偏低的问题。不过，他还是乐观的面对这一切。近年星市的演出，虽然他已不在台上指挥，但经常帮忙招待嘉宾。有好几次看他步履艰难的忙着接待，我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还记得2009年复活节当天在他家，他还兴致勃勃的策划星市50周年的第三场音乐会。2010年农历新年期间，他还风趣的逼一位留台的马来西亚学生吃糕点。这些画面突然间都成了回忆。

几则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和梁荣平老师交往的这许多年来，偶尔会听他提及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不说不知，梁老师最初的钢琴是自学的。后来，他听说本地有一位匈牙利钢琴教师，于是登门求教，希望能在他们门下学习。那位老师一听他说自学，起初拒收为徒。后来回心转意，叫他弹奏一些片断，听后完全不相信他无师自通。从这里可看出梁先生的音乐天赋。

梁老师的父亲从商，有一位客户用一架平台三角琴抵账。三角琴搬回家当天，梁先生见了，欣喜若狂，抱着其中一支琴脚不放，当天就睡在钢琴底下。

在新加坡交响乐团成立前，1970年代国家剧场信托局曾成立一支交响乐团。这支交响乐团的指挥就是梁荣平老师。这乐团的成员每出席排练，都得到车马费津贴，是新加坡最早的半职业乐团之一。

1975年至1977年他获得英联邦奖学金到英国纽卡斯大学修读音乐教育硕士学位，这两年的学习对他的人生观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之前的他性格确实比较拘谨，学成归来后则随和得多。他自己也说他学会以新的角度看待生活，我也没追问是什么令他改变。若大家还有印象，那期间他留了两撇胡子，彻底改了形象。

梁老师出国留学三次，他认为对他音乐生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6年到法国随布兰婕学习。布兰婕当时只在家里开班教学，但求教的学生络绎不绝，包括柯普兰(A. Copland)、卡特(E. Carter)等，并笑言他们是他的师兄。他有幸随布兰婕学习的过程也十分戏剧性。最初他只知道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后来一个饭局有一位官员说，他可选择到布兰婕那里上课，他不假思索的接受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9年我正准备皇家音乐学院的演唱文凭考试，也积极练习其中视唱的单元。梁老师在旁提起1950年代他在英国基尔赫学院读书时，临时被老师点名参加视唱比赛，没想到一举赢得冠军。他不只视谱能力特强，也有很敏锐的音高观念，所以和声、对位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他的键盘和声在本地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梁荣平老师创作的合唱曲超过百分之九十是以中文诗词谱曲，其中不乏长篇古诗如《九歌》、《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相信，除了小学念过华校，他是典型的英校生。但他一生热爱华巫印英文化，兼容并蓄，他的作品充分的显现这类的交融。

梁先生的音乐创作很多元化，但就只有一部歌剧《玫瑰缘》。我观赏了它的首演，觉得整个故事平铺直叙，甚至有些幼稚可笑，没让他在音乐上有发挥的余地。想写歌剧是他多年来的心愿，但《玫瑰缘》绝不是他最爱的剧本。他不止一次的说，他很想以希腊神话大力士赫古利斯(Hercules)的故事作蓝本，可惜没付诸实现。

后语

近年来梁荣平老师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进出医院好几次，却找不出症结所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四月初听闻他小肠打结再次入院，还以为终于查出困扰他健康的问题所在。手术成功后，原希望他很快的康复出院，继续多几年有质量的生活，可以作曲、编曲。没想到短短的几天里情况急转直下，他竟因肺感染而逝世。梁荣平老师已离我们而去，但可确定的是，他这一生过得无怨无悔，而且非常有意义。如果真的有来世，我肯定他还是会选择音乐。

谨借此文聊表对梁荣平老师的追思！

作者蔡慧琨博士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视觉与表演艺术系主任及副教授，与梁荣平老师认识四十年，深受梁老师的影响与教诲。



梁荣平老师于圣淘沙华初合唱团的郊游会，当时他协助作者从旁指导该团。（1979年）